

粉条匠：巧手下出纤纤丝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粉条也叫细粉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辅助食物，大多是用红薯当原料做的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人们用红薯充饥，蒸熟吃，时间长了就会得胃病。把红薯削成片晒成红薯干，再磨成面，称作黑粮，做出的黑馍难以下咽。而将红薯淀粉制成粉条，不仅色泽黄亮，吃起来还筋道爽口，是人们很喜爱的一种食物。红薯从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我国后，就有人发明了粉条，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如今，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快速发展，粉条匠已经很少见了，机械化的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艺。

祖传下来的手艺

在记者定下粉条匠这个选题之后，却为找不到采访对象而犯愁。多次到农村去寻找粉条匠的身影，总是难以如愿。在与村民的聊天中得知，自从改革开放后，就很少有集体下细粉的了，以前的粉条匠现在也找不到用武之地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买粉条吃。在一个专营传统手工粉条粉皮的店里，店主告诉记者说，他所经营的正宗手工粉条是一个专业村加工的，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粉条，那个村有不少粉条匠。经过一番打探记者终于找到了沈丘县东南部的杨庄村。这个村有80%的村民都会做粉皮粉条。该村村民杨忠老人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还在带领全家下细粉。

杨忠告诉记者，他祖祖辈辈都是做粉条粉皮生意的，他从16岁开始就跟父亲学下细粉，在生产队时，还派出去在附近的村子当细粉老师来挣钱。所谓的老师也就是被人请去当师傅，因为做粉条是个精细活儿，水温高了粉条就会僵硬，水温低了，粉条就做成了面糊，无论是下细粉还是穴粉皮，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住火候。因为做的时间久了，杨忠又将粉条制作融入新工艺，做出的粉条非常筋道，逐渐地打出了自己的品牌，这几年每年都下几千斤细粉，在城里供不应求。

记者名片：手机：13592220020
QQ：809857073
邮箱：zkwbzbs@126.com

下粉条也是门学问

杨忠向记者讲起制作粉条的过程，那真是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他介绍说，下粉条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完成的活，最少也得三四个人打下手。首先要提取红薯淀粉。将清洗干净的红薯剁成块，用石磨将薯块磨成糊。将粉糊倒进大缸里加入清水，然后进行过滤，把红薯渣滤出来。过滤后的粉糊经过一昼夜的沉淀，淀粉沉在下面，浆水在上面。将淀粉搅成糊状后装进细布布袋再挤压出水分，就是上乘的粉芡(淀粉)。将粉芡晾干后，接下来就是下粉条的第一道工序了。首先垒个大锅台，再开始“和糊”，就是把碾成碎末的淀粉像和面那样和成糊状。杨忠说和糊这道工序最关键，和糊最有技巧了，不然和出的糊老了嫩了都下不成粉条。和好的糊放进盛有

开水的大盆里预热，预热到什么程度，手指就是温度计，要不停的测量。再把适量的白矾放入另一大盆中，加入一桶开水搅拌，白矾溶解后，把小盆里的芡糊倒进去，用木棍按顺时针或逆时针快速搅拌，中间不能停歇，搅拌方向不能改变，直至搅拌成透亮的稀糊。然后分工干活：一个架瓢的，一个添糊的，一个抄粉的，一个捞粉的。拿漏瓢盛满稀糊，用力挤压成条坠入沸腾的水里，就像我们常见的下拉面。粉条成熟后，要立即把粉条捞出来放进凉水里降温，冷却后，把粉条搭在一根短木棍上。短木棍长2尺左右，粗细均匀，称“粉条竿儿”。根据所需的长短，把粉条截断。粉条上竿后，要在寒冷的夜间挂到外面自然冷冻，第二天解冻时，用木板拍打，

做粉条是个良心活

“现在的人为啥买粉条时都要用嘴先尝尝，就是被黑心商家给坑怕了，黑心商家做的粉条里面不仅掺沙子增重，而且为了吃着筋道还加工业明胶。我下这么多年粉条，都是真材实料，靠力气做的，从不做黑心粉条。”谈起现在黑心粉条，杨忠显得很气愤。杨忠说，过去下粉条都是在寒冬腊月，一是为了过年有粉条吃，二是红薯只能在冬季的

地窖里储藏，过了清明红薯就发芽变糠了。俗话说“一斤红薯二两芡”，一斤粉芡才出八两粉条，按照红薯的市价一折算，就能算出来一斤粉条的成本价。看价钱也就知道是真假粉条了。

当大型冷库出现以后，机械加工粉条渐成规模，传统制作技艺和味道也就很难找得到了。



资料图片：粉条匠人正在下粉条

除去冰碴后，用手把粉条散开晾晒。这一冻一解，便去掉了粉条的粘性。在过去的农村，经常见到一排排晾晒的粉条竿。杨忠回忆说，过去在生产队下粉条时，粉条要是真正的晾干，在冬天需要三至五天的时间。晒干时为了防止霉变，要在房间内用硫磺熏蒸，一来是防止霉变，二来是使粉条的颜色好看。不过现在下粉条都不再用硫磺了，因为硫磺有毒，对人体有害。



资料图片：晾晒在粉条竿上的粉条

中国古代的“好声音”

近来电视上的音乐选秀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，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其实在中国古代，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有不同的“好声音”。本文摘自《北京晚报》。

上古时期的“好声音”

涂山之女“候人兮猗”被誉为“南音”的开山之作

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崇尚音乐的民族，用《吕氏春秋·仲夏纪·大乐》的说法是，“乐之所生由来者远”，意思是音乐的产生很久远了。传说，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曾命令当时名叫“伶伦”的著名乐人制作乐律。

从目前可以查到的史料来看，中国古人对音乐确实特别喜好，也颇为讲究。如在上古周代，连吃饭时都少不了音乐，《周礼·天官》中所谓“以乐侑食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《弹歌》是中国最古老的歌曲之一。据《吴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记载，《弹歌》在原始的黄帝时代就唱开了，歌词只有八个字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。”

歌词的大意是，把竹子砍断，把竹子接好，发出泥制弹丸，追射猎物。其要表达的意思相当简捷、明了。可以说，《弹歌》是上古时代中国劳动者的“好声音”，这种歌声不仅质朴，而且极有生命力。

被现代音乐界津津乐道的上古“好声音”，应该是一首情歌，姑且称之为《候人歌》。

据《吕氏春秋·仲夏纪·乐初》所记，这首情歌是上古治水英雄大禹的妻子“涂山之女”创作的。其创作背景是这样的：当时大禹巡视治水，途中与涂山之女一见钟情，情定终身，但尚未来得及举行婚礼，大禹又不得不回到南方巡视灾情去了。

作为未婚妻，涂山之女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，她每天叫自己的侍女站到涂山的南面，迎候未婚夫大禹的归来。带着浓烈的相思，涂山之女创作了《候人歌》。

《候人歌》留下来的歌词只有短短的4个字：“候人兮猗”，意思是，“那个等待的人啊”。四个字中，实际能表情达意的只有“候人”二字，“兮猗”是感叹词。但是，就靠这两个字，《候人歌》唱出了对爱人的殷切期盼，唱出了中国上古时代的“好声音”，成为上古音乐史上南方音乐、即所谓“南音”的开山之作。

战国时期的“好声音”

韩娥吟歌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”
被载入《列子·汤问》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不只学术自由，百家争鸣，音乐也得以大发展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书中的每一首诗其实都是一首歌，都是用来唱的。时出现了不少大音乐家。那时的“好声音”，是韩国的一位女歌唱家，名叫韩娥。

韩娥，照字面的理解，就是“韩国美女”，也许根本不是这位女歌唱家的名字，韩国美女是用来代称她的。韩娥的事迹，不见于传记，而是秦国的歌手薛谭，跟著名歌唱家秦青学唱歌期间，秦青讲出来的。当时薛谭还未学完，便向秦青请辞，在辞别老师的途中，薛谭回心转意，秦青于是给他讲了韩娥的“好声音”故事。

此事见于《列子·汤问》：从前，韩娥东去齐国，到齐国时连吃的也没了，她便像今天街头艺人一样，在齐国都城雍门卖唱。韩娥歌曲唱得非常好听，以至于韩娥离开后人们仍觉得歌声仍萦绕在房梁，整整三天时间也没有消失——这就是成语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的由来。

如果秦青所述属实，称韩娥为中国古代“第一好声音”都不为过。

魏晋时期的“好声音”

子夜抒情“今夕已欢别”
《旧唐书》称其如“鬼歌之”

魏晋时期的“好声音”与秦汉及先秦又有不同，中国古典乐曲“清商乐”，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。

清商乐，又叫清商曲，是在汉代“相和歌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相和歌的主要内容是两汉至魏晋时期北方的民间音乐，所以清商乐实际上是一种融合了南北多地风格的民歌，兼有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的味道。

吴语本身就很软，就像今天的苏州话，外地人听苏州人骂人都像唱歌一样。可以想见，当年的清商音是十分好听的。清商音中的“好声音”有不少，其中有一位叫子夜的晋代民间女歌手，以一首《子夜歌》而出名。

《旧唐书·音乐志二》记载：“《子夜》，晋曲也。晋有女子夜造此声，声过哀苦，晋日常有鬼歌之。”从《旧唐书》所记来看，子夜能唱还能写，多才多艺，创作出了《子夜歌》。

子夜是一名下层女子，由于地位卑贱，不能与心上人相爱结合，不得不借《子夜歌》抒发情感。因为歌声太过哀愁痛苦，当时大白天似有鬼在唱此歌：今夕已欢别，合会在何时？明灯照空局，悠然未有期。自从别郎来，何日不咨嗟。黄粱郁成林，当奈苦心多……《子夜歌》收录在宋郭茂倩编撰《乐府诗集》中。

南北朝时深受上层贵族欢迎的“好声音”，当是女歌手王金珠。

王金珠是南朝梁时的宫人，不仅容貌美丽，而且唱得好，歌喉绝妙”。最厉害的是，还善于创作新歌。南朝乐府《吴声歌曲》中的《上声》、《次闻》、《欢闻变》、《阿子》、《丁督护》和《团扇郎》等6首曲子，便是她创作的。

唐代的“好声音”

永新“喉啭一声响传九陌”
唐玄宗褒其歌值“千金”

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热情奔放的时期，娱乐业发达，“好声音”丰富多彩，涌现出了一批载入史册的歌手和音乐人。唐代最出名的“好声音”是名叫永新的女歌手唱出来的。永新的好声音能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时人称“喉啭一声，响传九陌”，说她是“韩娥第二”。

永新，原名许和子，是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永新县“乐家女”。开元末年，凭借高超的歌唱技艺被征调入内廷教坊，安置在只有高级艺人才能入住的“宜春院”，成为一名“内人”，即宫伎——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歌唱演员。其名“永新”，就是入宫之后依其籍贯改的。

永新能名声大振，是因为受到当时的皇帝、“音乐发烧友”李隆基的赏识。

有一次，李隆基在勤政楼举办大型宴会。当时有数万观众，现场乱糟糟的，喧哗絮语，难以安静。李隆基相当生气，欲罢席退出。旁边的宦官高力士出了个主意，称“命永新出楼歌一曲，必可止喧”。果不其然，永新一出来，“撩鬓举袂，直奏曼声”，嗓子一亮，现场立即鸦雀无声，“喜者闻之气勇，愁者闻之肠绝”。

所谓“曼声”，是一种高难度唱法，声音“自脐出至喉”，穿透力极强，委婉激越、高昂嘹亮。据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所记，在先秦时代，只有上元提到的韩娥、秦青、薛谭等屈指可数的几位歌唱家能唱“曼声”。

李隆基对永新的“好声音”评价甚高。唐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“歌直千金”条，记的就是李隆基对永新的评价，称“此女歌直千金”。

此后的宋、元、明、清也都曾涌现出不少“好声音”，但似乎都不能与永新相比。